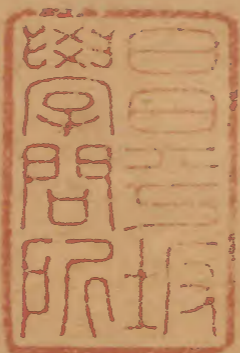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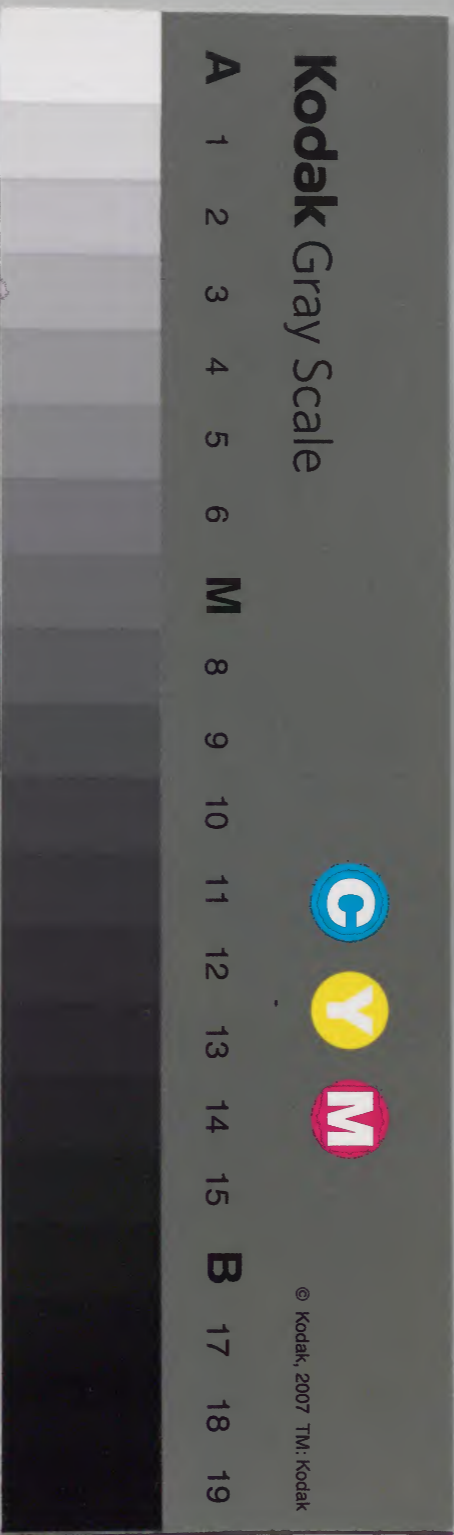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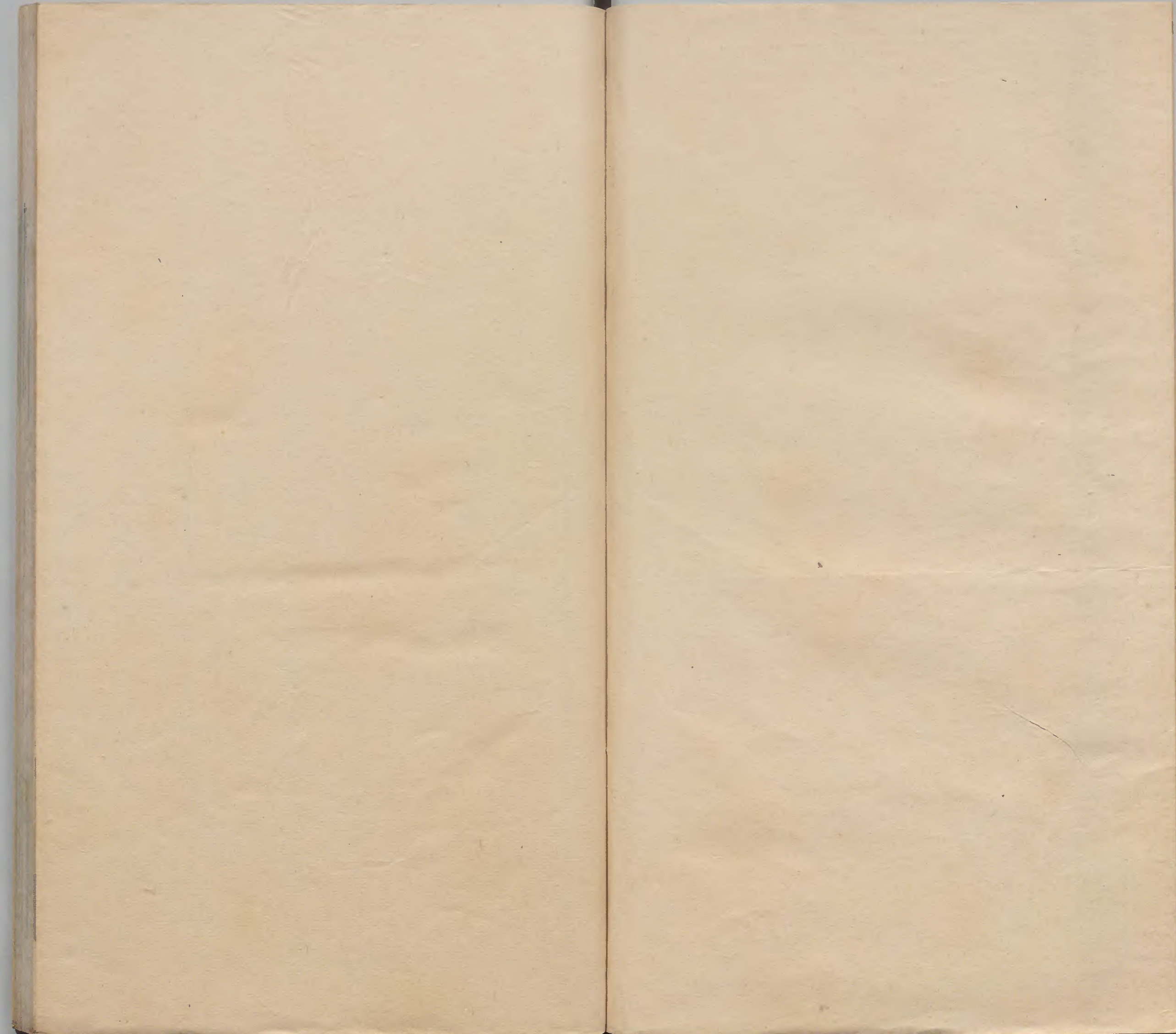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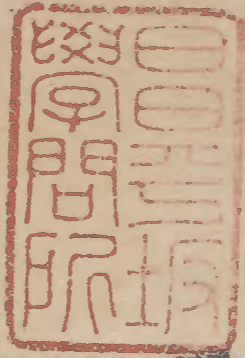
九十二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42     |
| 冊數   | 240 ( 92 ) |
| 函號   | 別 14 1     |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從軍

羽書

占候

淺草文庫

從軍

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為容又曰陽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陽羽集  
于包栩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漢書張良曰傳多病未賞持兵將常為畫第臣時從行

後漢書曰周嘉字惠文仕郡為主簿王奔末郡盜入汝陽嘉從  
太守何敞討賊為流矢所中賊圍十重白刃交集嘉以身捍之

日嘉靖以死贖君命後太子寇恂奉為孝廉拜侍郎引見問遭  
難之事詔嘉尚公主嘉稱疾不肯當

梁書曰曹景宗為意陵太守及第起兵聚族并率五服內子弟  
三百人漢軍

後魏書曰張襄字洪龍上谷沮陽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皇  
選為左長史決策擘擘太祖器之極遇優厚又曰韓茂從討平  
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又曰張充從太祖  
破貨納勿居山聚石為峰以記功德命充為文又曰蓋伐田從  
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

酒於代田勅斤曰命尔命者代田功也進爵長廣公

隋書曰郭榮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  
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  
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所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  
以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天石晝夜不釋甲胃  
王瑳從軍詩曰下般而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迴身起床寢此愁  
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又曰從軍有若樂但問所從  
誰所從神且武為得久勞師鮑明遠東武吟曰如隨張校尉呂  
纂到河源後隨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遭子建書曰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  
曰良馬既閑麗服有輝風馳電折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願眇生  
姿陸机從軍行曰朝食不免胃夕息常負弋苦哉遠征人附心  
悲何如薛營蒼華永先詩曰桴鼓常在側筆斫永欬指卷衮不  
復開干戈以為懽

劉義恭擬古詩曰束甲絳京洛負戈事烏孫從軍濟大河築壘  
黎陽屯且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

羽書

史記曰齊使魯連為書以箭射中遺燕將曰吾聞之知者不肯

時而棄利勇士不却死而滅名中士不先身而後君忠信廢  
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校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  
以為殺身絕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王伯爭流名與天壤  
相弊公其晉之燕將自殺漢書高記者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令  
欲以沛應之恐有變欲誅肖曹恐踰城保高祖乃書白射城中  
與沛父老父老乃殺沛令開門迎高祖

後漢書曰隗囂撤告州郡言王莽之罷楚越之行不足以書其  
惡魏志曰開門圍行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參仁軍

事儼謂軍將曰今徒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隅絕不得同力前  
軍逼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然後表裏俱發破楚必  
矣諸將皆喜便作地道射箭飛書與仁消息

晉書曰初安南將聿卓與左將軍隋王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  
出沔口斷王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其書略曰足下若能卷  
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孤疑求我枯魚之肆矣

梁後略曰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  
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王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  
廣訪民人擇喜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解聚窮城寂無求問

尋此異卜良用到感又曰褚羅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艦於鹿頭  
後湖以輝水戰北軍聚而觀羅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羅亦迴  
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師者封五千戶侯賜  
絹萬疋

古侯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節制也

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與師

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抗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  
功雲類并群必走之道氣非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  
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  
敗是知風雲之占莫未久矣

孫子曰占三軍將其行征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函之擊

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袂旗亂于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  
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  
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  
石周絕軍其將右周中其師得糧

左傳曰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何時克之對曰重謹云丙子  
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取号之旗鷄之賁天策惇、火中成  
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郊乎

韓詩曰外傳曰武王伐紂到刑兵輒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  
王惧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輒折為三者

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漢書曰韓遂也美陽董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  
火光長十余丈照遂營中駟馬尽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  
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斬首数千級  
又曰王尋王邑攻南陽積弩乱發天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  
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  
營中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墮不及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  
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

晉書載記曰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辰月東向逡巡

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且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感賀以為  
吉祥唯火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救也人為震位王者  
之始次也金為允位物衰落也脣舟不言事之畢也遂述揖讓  
退舍之道也為拜者屈伏于人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  
分也秦立必暴起亡主中師雷敗趙地遠至三年近至七百曰  
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

又曰石季龍攻張重華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  
吹旌東南指日風為令令旗指之天所贊也敗之必矣軍次神  
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也乃余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夏入太白中上出破軍

赤將又曰元興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君在上將

又曰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君

守東可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師破公師蕃張方破苑

陽王廕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顥奔走東海王迎赤之永和拾四

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尽有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

散河津隔絕

又曰戊子月犯牽牛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

又曰義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乃順行至



左振門又曰辰星當出不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  
又曰凡有蝕五星其國皆止歲以飢熒惑以亂鎮以弒太白以  
強國戰辰星以女亂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與太白不相從乃  
客出一方為格野雖有軍不戰

隋書曰長孫盛以邊功授少開府儀同三司復遣大还又利安  
府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  
長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  
必且破止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揚素為行軍元帥晟為投降

使者北伐三年軍次北河值賊師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與大  
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曰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祜據丹陽又遣趙郡王  
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  
中皆失色公奉止自若諭之曰福禍無門唯人自召自願無負  
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祜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盆中  
之血乃公祜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竟平公祜焉又曰李晟將之時復京帥也時熒或守歲久之方  
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

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知是謂叅佐曰前者  
公歡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間五緯  
盈縮無淮懼復未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叅佐嘆服皆非  
所及也拜晟為司徒兼中書令

三國典略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閔戍于津陽門外立二城南為  
吳地北為虜城西北風甚急傳天昏暗幡旗南靡乃移虜軍度  
南城吳軍度北城以順風也俄也而驟雨暴降梁王輕輦還宮  
至城而零觀者怪之又曰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於  
潁川遂入東魏先是長社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

黑風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

又曰侯瑱散王琳于梁山林及肖莊並奔于齊初東閔水水舟  
艦得通琳乃合肥之衆相次而下瑱與琳合戰軍少却退保西  
岸及東西北風大起吹其舡艦沒于沙中夜流星墜于琳營及  
且風靜琳入補修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

六韜曰周武王伐紂師至泥水牛所山風雨其疾鼓旗毀圻王  
之駭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三軍敗  
亡是天道鬼神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智將不發而愚將拘之若

乃好賢而能用奉事而得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暇卜筮而  
事吉不禱祝而福從遂命駟之前進

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  
怒曰今紂剝此于因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不祐草污

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箬授抱而鼓率衆光涉河武王從之遂  
滅紂又曰從狐擊虛高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夙鳴氣者賊存  
在十里鳴條百里摧拔四百里雨霰衣裳者謂潤兵不霰者謂  
泣血金罍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殷鑽龜不兆下占于地數著：交而

折祖行之日而輜車至輒行至之日熾折為三宜生日二四凶  
不祥不可奉事太公進曰退拜于之所及也聖人生天地之間  
承衰亂起龜者枯骨蒼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祖行之日雨輜  
車至輒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熾折為三是軍分為三如此斬  
紂之首吉也抱朴子曰晉太康二年京邑始亂三國奉兵攻長  
沙王人屯於建業以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為漢王乃遣石  
水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衡說水求為冊揚太守到郡發兵  
以攻水召余為貯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軍旅不得已而求之  
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日月連住幸蓋下遂收合余

然從計破石冰焉又曰凡戰現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兵法秘決曰鎮星所在之宿其國不可伐又孛見星大明臣下縱橫民流亡無所食父子生離夫婦不相得四維有民疾疫郡臣死流星東北行名天罔有流星前如甕後如火光竟天如雷聲名曰天狗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維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氣如雲狀以車輪是謂齧食其下大兵中國多盜賊又見有星如闢見北斗名為旬始天下大亂諸侯爭雄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太害得者全勝矣失者必負北斗之中禽有秦始皇狀象雉鷄制百百之母得能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

表裏三奇六合王威軍事

又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吳肯與之言曰今日于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與咎安在伍肯曰此城中之將為人必白色商者帝始功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為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為之黃帝曰善為之若何伍肯曰臣請攻蚩尤而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予欲以三日下之何以為明伍肯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黃帝曰子欲以何如臣請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各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旦

立青色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人定  
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將于北方以輔安軍臣請以白虎之日  
日入將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於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  
請為帝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  
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黃帝即封青世不絕又曰戰聞  
不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人無見者九天者  
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為九天其衝為  
九地星占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堯夷大敗

兵書曰氣聚如龍如鵠尾者其下軍兵敗破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兵部六十

徵應

神兵

徵應

漢書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奔出軍祖都門外天雨占衣長老漢曰是謂泣軍王隱  
晉書曰成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電  
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止地也到西平郡累兩

道討賊：守馬羨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桓溫傳云郭璞為讖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輪脫作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

又曰城都王穎師次朝歌每夜予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前軍大敗又曰時有童謠云何童復何童御力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表請加龍驤將軍令造舟楫

又曰謝艾出師振武夜有二鳥鳴于牙艾曰六博得鳥者勝令鳥鳴牙中尅敵之兆果勝之

又曰王澄為荊州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桂倉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為如黨嚴疑所獲

又載記曰呂光伐西域進及流沙三百余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料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劉曜勤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洛自大塙先是流漸風猛單至冰泮清和濟卑流漸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朱書曰王仲德初欲南歸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道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兌又曰元凶弒逆李武率中入

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率義兵三月己未  
建牙軍門是時多不悉曰儀有一公羽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  
伐碩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所失在自至春常東北風連陰  
不霽其日牙立交之後風轉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陰于牙上  
北齊書曰侯景遣將任約伐湘對縱大舫於前東王於江陵陸  
法和自征諸請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于前而逆風  
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後周書曰太祖歸繼賀拔岳起事將刑牲盟誓同災王室初貨  
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鬢眉皓皓素謂之曰

賀拔雖復據有此中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  
大盛言說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脩書曰張祥開皇中累迁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率兵返遣  
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後縱火燒其  
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其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  
池泣而言百姓何罪致此災燒神有灵有降雨相救言畢庙上  
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圍心城月餘  
里雄援軍至賊遂退走又曰竇榮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国寧州  
刺史未幾復為武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



厥沙鉢寇邊以為行元率帥九惣管步騎三萬出源州與虜戰  
於高越原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  
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樹雨軍乃復振于是進擊數挫其鋒沙  
鉢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唐詩曰開元中降胡叛勅王皎師并州兵濟河以討之皎乃問  
行倍道以夜緹晝卷甲捨暮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  
皎恐失期仰天誓曰皎乃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灵所極固自  
當之而士衆何辜今此艱苦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  
以濟戎事止時叛者分為兩道皎追及之殺一千五百余人

獲一千四百余人馳馬牛羊甚衆

又初蕭宗行至豐寧南見河夫壅之固欲壅軍北渡將詣豐寧  
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間不辨人馬由是回軍東趣灵武風沙  
頓止天地廓清又曰蕭宗至平涼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  
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  
右言咸稱萬歲又曰建中三年歌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  
次穎橋大電雷而雨雲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駟馬死者有  
七懼惡之大退又曰田悅為魏王命冊之日其年有雲物稍異  
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又曰田悅稱魏王其營

地前二軍土長高三尺余魏州曹常稔為士長頌曰公益士  
之兆也管子曰桓公北征孤行未至早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  
射未發也謂左右曰前見人手對曰不見對曰寡人見人長尺  
而人物具為冠冠右怯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  
管仲曰怯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早耳之谿從左涉深乃  
冠從右方深至膝已涉大濟公辭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山海經曰塵臺之山有鳥為如雉鷄而人面名曰鳥溪其鳴自  
呼有則有兵小决之山有獸為如稜白首赤足見則有兵能山  
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各閉是穴也冬啓必乃有兵

郭璞注曰今鄴西北

有石鼓鳴乃有  
兵即此類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郡嗥雉鷄

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戎馬兵馬也鷄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

六韜曰三軍無故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宛音  
而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又曰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  
伐紂至於河上雨甚雷疾王之乘黃振而死旗旌折陽侯波周  
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得行未久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  
禍于是太公援罷人而戮之於河三鼓率衆而先以造于殷天  
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  
討懸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士民如何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  
內陸沉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紂一  
人而有天下聖為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鳥書曰魚外  
入此豈非天命也師到海音野天暴風電前後不相見車蓋發  
越轅衡摧折旌旗三折幟旗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兵  
雷電應天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進攻吳兵欲入骨門未至六里望吳南越見  
伍子頸肩若車輪目垂光烈髮鬚四張耀於十數里大懼留兵  
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電無鳴沙石飛射侯於弓孳越軍壞敗

桓譚新論曰維四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北武王  
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外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燬祭降鳥天  
應也二年聞紂赤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  
月若連避五星若連珠昧羹武王朝至於千南郊牧野從天以  
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平鑿為懷州刺史乃於軟道築城以防於  
我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擢儀同長孫慶明率東兵伐是時  
新築之成少糧乏水衆情大惧南門內有一土井隨汲即竭鑿  
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湧城內皆足揚水示擢無功而還

又曰周帝問齊王延宗曰鄆城若為取延宗曰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強問之曰乃曰若任城據鄆城臣不能之君今主  
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時好事者以為延宗年号德昌得二日也  
及即位至敗果二日

神兵

梁書曰先是早其詔祈蔣帝神求雨是旬不降帝怒命戴荻欬  
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廊欬起火當神上忽有雲雨繳條忽驟  
雨如馬臺中宮殿背自振動帝惧勅詔追停火時還靜自此帝  
畏信遂深自踐作已未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脩

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救必許扶之後廟中人馬脚  
尽有泥湿當時並日都凱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  
力馬旋焉又曰王僧諱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  
神兵曰吾已助天子師賊自称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  
日已赤竟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書曰高祖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社稷稜夢雷池君周何神  
自称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伏楯下征侯景湏臾便還去已  
赤景隋書曰漢王諒余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喉行絳晉  
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曰送

樞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颶風旋遶馬降州  
長史郭雅稽顙死之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即徐歿無偽戀恨  
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歡其年秋九月子仲隱夢見羅睺  
曰我明日當戰其灵府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特之  
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唐書曰高帝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  
師不進屯軍於賈胡堡會林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患之忽有  
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  
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

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襄子豈負吾耶時有訛  
言云突厥將襲太原又軍糧且乏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  
已卯雨果霽高祖大悅以大平祭霍山神辛巳引從師從傍山  
道趣霍邑去城十余里有陣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  
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又曰初貞元初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  
賊李希烈之將董持詔率衆襲鄂州順風從火邑屋將焚臣乃  
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賊潰遂擊破之連狀黃污三州請付  
史官以荅神意從之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發晉陽開封薛榮宗嘗云能使鬼兵言  
於齊王曰以發遣解律明月將大兵在齊王信之經介休見一  
古冢榮保宗謂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家也行恭戲之曰郭林  
宗從冢出著大帽吉未鞞搖馬鞭問臣我何貞未否  
又曰侯景西逼陸法和率白服弟子頓于安南乞征任氏湘東  
許之乃詔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艦大笑曰無量  
兵馬江陵旧多神祀欵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驂人以諸  
神皆行從故也

又曰梁安汝侯肖猷嘗為吳興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旦而  
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迁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率衆  
攻城猷乃遙禱請求將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來問  
去城幾里曰四十特已脯騎牽稍曰後人未可令之疾馬欵及  
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清飲田老同為誰曰吳興楚王  
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無復有驂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  
偶泥温如汗於是苟兒乃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警備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

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安則思危亡則思亡  
常右備也

左傳曰不備不

虞不可以師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而陣

壓窄其未備也

軍吏患之晉將范丐趣進曰塞井夷竇陳于軍中而疏行

首 疎行有當陣前戶決開壘戰道

晉楚唯天所受何患

史記曰周夫二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千里雨十日夜見星左  
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又必至不如備  
之乃為陣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死曰其反覆六十里其  
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遂破吳軍

漢書曰傳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林皆上書喜

行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季氏  
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子玉  
而晉侯喜可知也

魏以無知來折衝

師古曰信  
陵君也

頃以死增為存

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謂難子玉為將則文公

側席而坐及其老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也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鄆吳漢將突騎來

會清陽城賊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搗掠者輒擊取之

輒與

虜同掠奪  
取之也

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法追至館陶大破

之受降未盡而高胡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

與大戰於漢陽悉破降也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治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

兵革方始視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兵法百接不

攻今吾諸營樓里積谷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慶也



魏志曰吳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別駕閻純治中歷諫馥曰吳州  
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倒積湖大將漢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軍皆  
木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營宜為之備諸軍皆  
驚夜半賊果遣十即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吳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智應對辨捷孫權為吳王  
擢為太平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浮江萬  
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涉曆史  
籍採奇吳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

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生率大衆東伐吳七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  
至遺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教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  
下銳氣始盛且乘高祖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教  
不又引貢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  
若此閑是平原廣野當恐有森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  
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伏兵  
八千人從容以中出遜曰所以不聽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

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兵六百里相衛持守文已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  
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  
曰吾已曉破之術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俄尔成勢遂  
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人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  
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晉書曰王戎謂齊王問曰公首舉衆臣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  
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  
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委此求安之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遺將討玄羗大酋權渠率衆保  
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牲  
日劉曜自來猶無日我何況此編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  
人辰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  
忌之搃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捍  
其鋒不可疑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  
壁不戰伊餘有疆橋也子遠候其武備夜分警衆休馬蓐食先  
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餘伊于陣盡俘其衆

宋書曰桂楊王休範舉兵與尋陽已廢東下朝廷皇駭宋相齊  
高祖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掩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  
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  
沮衆心頓心亭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無後  
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鋒休範果敗

三國典畧曰梁武六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開拓土宇器甲殷  
積有馬八千疋既便騎射牛工舞弔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定以襟帶京師  
澄奏且以東中帶營揚郡南中帶魯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

河內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首非急之作配以強  
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翰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  
者不得乃止

唐書武德中太宗領兵征仁果於析據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  
銳數來挑諸戰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  
賊驟勝必輕進好閉我我閉壁以俟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  
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  
軍中頗攜其將翟長係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  
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因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

原以誘之賊太將宗羅候曰日恃驍悍未戰不得氣憤者久之  
及是盡銳攻梁實異逞其至梁實固險下以挫其羅縵攻之俞  
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中令  
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寵王陣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拒  
之羅候併車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  
意羅候迴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候氣奪於是大  
潰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  
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都賊顧為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

汝謂何如對曰群君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令深壁高  
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  
而擒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破  
之

三國畧典曰齊司徒斛律光築吞周千隴定誇三城於境上

太平卷第三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斥候

備邊

塞險

斥候

後周書曰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諜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者都督每從征行嘗令候騎晝夜巡察略不服寢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伏如臨

陣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兩雪并押隊官并不得离隊每營法  
五匹馬并鞍轡放伺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  
着聽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  
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遂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勢易以  
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  
歸居如飛鳥獸走於曠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所以離南畝  
也今使胡人教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無代或當上郡北地

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  
敵之心如救之少矣則不足多矣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  
不罷為費甚大嚴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擾邊境遺將吏矣即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  
之卒守塞一而更不知胡人之患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无不干家為居  
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  
足寡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  
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於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至其仁夫苦

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推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如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以前親戚而利其才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處方亡屯戍之憂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塞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一省輸將之費益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若善遇其壯士和弭其

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覘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宅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立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眾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樂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良久居石廼墮絕而復蘇帝勞之曰鄉之餘勇可賈人也復從武帝援晉州其后齊師太至慶與宇文懸輕騎覘

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眾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緝拔高辟克并州下信都擒高諧功并居最

唐書曰高祖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眾數千人壘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為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為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後漢書曰馬援秦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遠界去廷千余里封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金悉還金城容民婦子三餘口使各反旧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道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 塞儉

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夾漢楚左司馬沈尹成謂楚將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還塞大隧直轅宜阨子齊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使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乃濟漢  
而城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王曰安求其  
事唯而逝之將何所入必死之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子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  
挑之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  
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又无所得自然變改待  
离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嫋音嫋字  
昭君賜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罢邊備以

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候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畧曰自  
周秦吳以來匈奴寇請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千余里本胃  
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代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地  
建塞徼起停隧築外城穀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之安夫夷狄  
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也前已罢外城省停隧今纒足  
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亡危不可復罢且中國上建闌梁以  
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愆起塞以來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坦  
或因山巖石木柴疆落溪水卒徒築理功費又遠不可勝計今  
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停隧密絕當

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末持至安威制百蠻  
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也漢中蜀先生進兵漢中次于  
陽平關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  
其地先生命黃中乘南鼓噪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  
長安南征先主遣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  
及公至先主欲中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  
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于東都世充勢窮竄建州北來  
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  
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而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隋  
今據無勞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  
月之間世充自責彼敗我振足以臨之一行兩足在於斯舉若  
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  
府記室薛收進曰世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  
以為我所持建德親總廿餘萬眾來拒王帥亦當盡彼驍雄其  
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  
鬪不已大王令欲親率猛銳先據城隍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

弊之衆一戰必寇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而  
縛麾下蕭瑀等柰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從之留齊王元吉圍  
世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趣五牢守之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  
建德某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守太宗聞之遂牧  
馬千餘匹於河渚聞以誘之結朝廷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  
東太宗候陣久則飢令宇文士及率騎經直陣之西馳而南上  
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據要

漕運

絕糧道

據要

吳子曰九行師曰境必審地形審之主客之向背地形芥不悉  
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  
伏兵將必自行自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闕與趙奢救之軍士許曆曰秦人不意  
趙師至此其來氣甚將軍必厚其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先據

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開闕與之圖  
後漢書曰諸將征隗囂為所敗光武合悉軍枸邑未及至隗囂  
器不勝使其將王元行巡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漢  
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  
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快小利遂欲深入  
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  
城以逸待勢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闕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  
之異乘其不備夜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十里

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淮南郭淮第亮  
必爭北源若亮跨謂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人夷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城蜀兵大至淮遂擊走  
之

魏志曰諸葛誕胡遵等伐胡公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之及  
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備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  
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  
遙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

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薛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  
鎧看會特短兵敵人從而突焉不為設備奉繼兵破之大破敵  
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晉嘗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  
師度峴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半四萬就其將段暉等  
于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于失水亦不  
能戰以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騎將軍孟  
龍五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大陌向  
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拒登使將尹緯領步軍據廢橋以抗登

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緯謂曰兵法不戰而著人者蓋謂  
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優  
不行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  
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人武氏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源西魏  
將周文帝軍至汝苑齊人武周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駒告  
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  
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  
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夏於紫益姚吳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之徑路不通姚吳來必定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徒滅而不能務

隋書曰九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旗畫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來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謁者政監合其事訓考量引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役更用馱輦歲省費憶萬計全活徒

士數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候相是時徐哀州盜賊群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儲糧糴勤厉吏事賊聞皆憚之

又曰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之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前書音义曰驪駕并駕也贊車人挽行也

又曰昭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來歸降金度此反五虜世无义全其中必有内相轉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東觀漢記曰來歙正公孫述詔於汧積谷六万斛馱四百頭負

馱

蜀國志曰諸葛亮悉大衆由科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南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臣適里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谷於鄴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代陳留太子陳川石季龍救之徒陳川還襄國畱姚豹等守川故城往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陳東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旬狄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教人擔米為疲極而息於盜賊果遂之皆

棄擔而走賊就獲米為逖士衆豐飽而胡成飢久益惧无復膽氣石勒將劉文堂以駟千頭運糧以漬挑豹逖遣韓錢馮鉄等追擊於汴盡獲挑豹宵退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合江淮轉運米每年米宜運二百萬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百過四十萬石

### 絕糧道

漢書曰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問父絳候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京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饗

武亮切

道使吳糧梁弊而糧食竭乃以

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崔馮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胤西伐張駿之武威駿將遺辛嚴曰我掘衆教萬籍玄羗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尔久則寔生瑛曰自夏未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曰皆寔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功胤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遺辛嚴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卒嚴瑛等自潰彼衆我

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足馬得還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嚴於沃於嶺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書戰射士請朔方調故吏將屯田

張掖郡

調謂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戍言也今其郡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從軍切將音子亮切朔方張掖

並今郡地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顏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

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官田數年之中所在

積粟倉廩皆滿

晉書曰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里每

為邊害羊忠君之以意詭計令吾罷守於是戍羅城半分以墾

田八百餘頃不之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

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

終出之臣遺迹激用滢之清音音諸水以浸田原萬頃分江刊石

使有定分公私同之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淮沔漢達江

陵千八百里其无通路又巴兵胡沅湘之會表襄山川寔為食

固荆蠻之所時也當陽侯乃開楊口起下水達巴陵千公王夏水

口在今陵郡江陵縣界巴凌即今即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

後代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高擊玉門以諸臣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

積穀為東代之資

齊書曰高帝勅相崇祖修理芍陂田曰鄉但努力營田自然平

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是食晉開以潁而河汴委儲鄉宜

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

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頓畝之  
數以賦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  
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  
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  
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  
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難阻  
河水之次造瓶水運又以所縮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  
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公焉

北齊書曰廢帝軋明中尚書左丞蘇珽又議修石鼈等屯歲  
又數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武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  
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課其所入褒貶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命  
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  
多

戍役

詩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口將卒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  
又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  
焉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秦北  
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與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  
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兵不知其勢戰

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

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肥肉也而性能寒揚與

越音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悉卒不

能其水土死者償於地化也音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

之民名曰譴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

勝守固此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才擷以富家室故能

使其中蒙矢石越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万死之害無

銖兩之損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唱天下

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楚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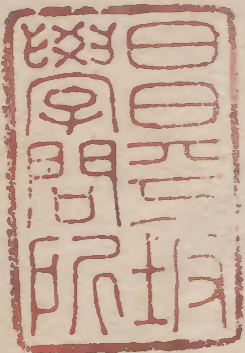
草井水則止草尽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  
然合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去者家室田  
作以為備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調立城邑每下千家  
為中周虎落上從其言募徙塞下

又曰宣帝地即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歸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  
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遺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兵屯  
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歸本  
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